

The Murder In Shadow



# 谋杀的阴影

——希区柯克悬念经典

◎王 强 编译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The Murder In Shadow

谋杀

的阴影

——希区柯克悬念经典

王强 编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谋杀的阴影:希区柯克悬念经典/(英)希区柯克著;王强编译.  
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2000.10

I. 谋… II. ①希… ②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71223 号

## 谋杀的阴影——希区柯克悬念经典

---

作 者:王强

责任编辑:胡卓识

责任校对:张长征

装帧设计:水平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130021 电话:5638648)

发 行: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:长春市绿园教育工会印刷厂印刷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270 千字

印 张:13.375

版 次:2000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5000

---

书 号:ISBN7-5387-1468-5/I·1425

定 价:24.00 元

# 序 言

侦探小说之于西方人，就像武侠小说之于中国人，都已经成为一种民族性的文学样式，翻开西方畅销书排行榜，总有侦探小说厕身其中。在西方，侦探小说真是到了雅俗共赏的程度。就连当代思想大师罗素、维特根斯坦等人，终其一生，都对侦探小说迷恋不已。

中国很早就引入了西方的侦探小说，就是普通的中国人对侦探小说也不陌生，在中国，有谁不知道福尔摩斯呢？谁没有读过几篇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小说呢？

不过，侦探小说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。

在西方，一百多年来，侦探小说的手法和内容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。

希区柯克就是一个突破侦探小说旧范式的艺术家。

在他的作品中，没有福尔摩斯或波罗式的人物，没有四平八稳的推理，没有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的伦理说教，他的世界充满了凶险与动荡，充满了悬念。

希区柯克把悬念提高到人类生存本体的地位。

什么是悬念？

希区柯克曾经给悬念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：

如果你要表现一群人围着一张桌子玩牌，然后突然一声爆炸，那么你便只能拍到一个十分呆板的炸后一惊的场面。另一方面，虽然你是表现这同一场面，但是在打牌开始之前，先表现桌子下面的定时炸弹，那么你就造成了悬念，并牵动观众的心。

人们常常把希区柯克的悬念理解成一种艺术手法，其实不然，他的悬念的内涵要深刻得多。

希区柯克的悬念基于他对世界的理解。

作为一个大师级的人物，希区柯克对人性的看法是相当冷静的，在他看来，没有什么不变的人性，一切都是在变化中，并且这变化并不一定是向好的方面变。人类本身就是充满悬念的存在者。

希区柯克认为人是非常脆弱的，他们经不起诱惑。

约翰·阿登在评论中产阶级时说：“他们那种光明磊落和仁爱厚道的天赋品质从未经受过严格的考验。一旦他们经受考验，就土崩瓦解了。”

希区柯克也这样认为：人们身上可能存在着正派和善良的品质，但是，这种品质常常经受不住严格的考验。

于是我们在希区柯克的作品中，看到一个个灵魂，面对考验，逐步地脱去人性的外衣，滑向罪恶的深渊，越陷越深，难以自拔。

希区柯克的作品结构巧妙，这是举世公认的，以致形成了一种“希区柯克模式”：故事的结尾曲折惊险，出人意外，其中不乏黑色幽默式的场面。

后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博尔赫斯的作品，一向以结构精巧著称，但是，与他相比，希区柯克一些作品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希区柯克的作品，可以当作写作的范本。有志于创作的朋友，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。

文如其人，希区柯克能成为一名艺术大师，这与他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。

希区柯克对人生抱着一种奇怪的恐惧感。

他认为,骇人的东西不仅潜伏在阴影里,或者潜伏在只身独处的时候,有时,当我们和正派、友好的人在一起时,也会感到十分孤独、险象环生和孤立无援。

另外,在希区柯克内心深处,总有一种莫名的焦虑,一种绝望的感觉。他的那部影片《破坏者》初次放映时,在广告上加上了“当心背后有人”的副标题,这是很有象征意义的,暗示了希区柯克本人具有某种偏执的疑惧。

他的这种感觉源于童年。

希区柯克的童年时代孤僻得出奇。他对童年的全部记忆就是:孤独;因年龄差异,跟哥哥、姐姐合不到一块;对父母敬而远之;他还怕老师、警察,怕有权有势的人。

希区柯克小时候喜欢猎奇,对谋杀、下毒之类的事情深感兴趣。他被无所不在的邪恶现实深深吸引。

他认为,人世间充满了邪恶,无法逃避,他对此是抱着又害怕又欣赏的心情。

通过艺术创作,希区柯克有了许多机会探索人类行为中那些奇怪的侧面。

希区柯克后来的作品之所以有很好的效果,多数是由于他总是将不同寻常的事件放在平常的生活场景之中,从而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
希区柯克的艺术别具一格的主题,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悬念,但是,更准确地说,那是一种焦虑。即使他长大成人之后,也经常坦率承认自己有无穷无尽的荒谬的忧虑。例如,他非常害怕跟警察打交道,以至于到了美国后,几乎不敢开车出门。有一次,他驱车去北加利福尼亚,仅仅因为从车中扔出一个可能尚未完全熄灭的烟头而终日惶惶不安。

希区柯克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。

他的知名度极高,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,可是真正了解他的人却很少。

他虽然身处名利场中,却离群索居,怕见生人,整天在家里跟书籍、照片、夫人、小狗、女儿为伍,还同很少几位密友往来。

他也许有点古怪,难以理解,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,那就是:他是一个献身艺术的人。他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拍出一部杰作,而不是赚钱(虽然钱也会随之滚滚而来)。希区柯克不参加各种社交聚会,不跟妖艳的女影星厮混。他除了拍片之外,的确是一心而不用二的。

有人问他,要是让他自由选择职业的话,那他愿意做什么,或者在他一生中想做什么,他回答说:“我不知道,我爱画,但我不会画。我爱读书,但我不是作家。我只懂得制片。我决不会退出影界,除此之外,我还能做什么呢?”

希区柯克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准备制片上,他事先筹划一切,直到最后一个细节,并且全神贯注、兢兢业业地去实现他的计划。

对希区柯克来说,电影仿佛是这么一种手段,它能使惊恐不安、经常受着莫名其妙的内疚和焦虑所折磨的人们,通过导演对剧中人物进行巧妙的安排来排除内心的痛苦。对希区柯克来说,电影似乎是一种工具,那就是在他确认人们需要他的地方,可以暂时从精神上来支配人们和拥有人们。

从他导演的影片和某些愤世嫉俗的言论来看,他常被看作一个厌世者,尤其被看作一个厌恶女性的人。可是,跟他共事的人却往往把他描绘成一个最和蔼、最文雅的人。在跟他共同工作的摄制组里,妇女始终占着很大的比例。他跟她们相处得很好,甚至比和男人相处得还要好些。

也许正是由于希区柯克复杂的个性,才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。其丰富的意蕴,使得阅读他的作品成为一种巨大的享受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警察制服·····   | 1   |
| 下毒·····     | 19  |
| 红色假发·····   | 36  |
| 单行道·····    | 61  |
| 心理学家·····   | 69  |
| 最温柔的修士····· | 86  |
| 失踪的明星·····  | 99  |
| 谋杀的阴影·····  | 110 |
| 同性恋·····    | 128 |
| 赶快逃跑吧·····  | 147 |
| 烧钞票·····    | 158 |
| 鲜花盛开·····   | 166 |
| 完美的女佣人····· | 180 |
| 恐怖蜡像馆·····  | 193 |
| 八点之间·····   | 205 |
| 特异功能·····   | 215 |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麻木的心 .....   | 225 |
| 午夜冒险 .....   | 234 |
| 奇怪的婚姻 .....  | 246 |
| 枪击事件 .....   | 259 |
| 良心 .....     | 276 |
| 苍白的脸 .....   | 289 |
| 母亲 .....     | 294 |
| 毒蛇 .....     | 298 |
| 星期四凶杀案 ..... | 307 |
| 怪物 .....     | 323 |
| 医生的忠告 .....  | 332 |
| 第七步 .....    | 336 |
| 对街 .....     | 344 |
| 黑夜中的豹子 ..... | 350 |
| 毒罐头 .....    | 373 |
| 天真无邪 .....   | 382 |
| 吸毒者 .....    | 392 |
| 大富翁 .....    | 403 |
| 你不能怪我 .....  | 411 |

# 警察制服

电话那头的声音说：“我正在洛杉矶机场。”但是，约翰尼·诺顿却觉得好像不是那样的。那声音似乎来自 6000 英里之外，来自一个炎热的南太平洋小岛。他最后一次听到那声音是在大约 6 年前的一个晚上，那时是在散兵坑中。

电话里的声音现在又重复说道：“约翰尼，怎么啦？你怎么不说话了？”

约翰尼回过神来，他说：“你是德克斯·格拉姆！”

电话那头回答道：“我当然是德克斯！还会是谁啊？”

“嗨，老伙计，过了这么多年——”

“我不是答应过你，离开那个该死的岛后，我会去看你的吗？你怎么样，老伙计？”德克斯亲热地问道。

“我很好，德克斯。你怎么样？”

“很好。你结婚了吗？”

“结婚了。6 个月前结的。我住在好莱坞。”

“我知道。我是在电话簿上查到你的名字的。你已经安居乐业了，嗯？你现在做什么工作？”

“我的工作非常不错。”

“太好了。我是凌晨两点的飞机。你有汽车吗？”

“算有吧。”

“开车过来吧，带上你老婆。我们可以一起吃顿饭，聊聊天。你到这儿要多长时间？”

“大约 40 分钟吧。”

“我在美国航空公司大楼等你。哈哈，老伙计，我太高兴能见到

你了,特别是没有日本鬼子在周围冲我们开枪。”

约翰尼·诺顿挂上电话。他是一位身材高大的金发男人,28岁,体重180磅。他背对着墙站着,凝视着他的妻子玛丽,后者的眼睛也像他一样是蓝色的。约翰尼说:“那是德克斯·格拉姆。”

“不!”

“是的。他在机场。他邀请我们吃饭,你和我一起。”

她走到他身边,握住他的手臂,说:“啊!我为你感到难过,约翰尼。”

他说:“我必须那么做,我是一个警察。”

是的,他是一个警察。她认为他是洛杉矶最英俊的警察。真有意思,她一看到他穿着警察制服的样子,就感到非常兴奋。她看着他问:“你的手枪在哪儿?”

“留在摩根那儿了,他要给我的手枪换新的把手。明天早晨才能修好。”他注意到她眼中的疑问,又说,“宝贝,别担心,用不着手枪的。德克斯不知道我是警察。我将换上便装。”

“这是一件很难办的事,对吗,约翰尼?”

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“你一定要去吗?”

“对。这事很早就已经决定了。我必须指认他,这样联邦调查局才能抓住他。”

“为什么?”她问,“他们没有他的照片?”

“因为当地联邦调查局的人不认识他。他可能故意把自己打扮得跟照片上的一点也不像。不过,不管他怎么变,我还是可以认出他的。”

她很为约翰尼担心。这是一次很艰巨的任务。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,他告诉她的不多,但是,从他的支言片语中,她已经知道德克斯是个什么样的人了。她看着他拨电话号码。

“联邦调查局吗?……康纳在吗?……希尔顿呢?……你能够找到他们俩吗?……对,非常重要……我是好莱坞分局的诺顿警官……

…他们通缉的一个人已经在这里了……不，我已经走了……让他们给分局局长打电话。我会告诉他的。”

他打电话到分局，告诉局长：

“局长，我是约翰尼·诺顿。还记得联邦调查局说过的那个德克斯·格拉姆吗？”

“就是那个你在海军陆战队中的战友？那个因在俄克拉荷马谋杀和抢劫而遭到通缉的家伙？”

“对。他现在就在这里，乘凌晨两点钟的飞机离开。我刚才打电话给那两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，康纳和希尔顿，他们不在。他们一直想抓住德克斯。我给他们留话，让他们一回来就跟你联系。”

“你要我告诉他们什么，约翰尼？”

“我现在就去国际机场见德克斯。在美国航空公司大楼，他邀请我和玛丽去吃饭，所以如果我们不在大楼，那么我们可能在餐厅。如果中途发生了什么变动，我会打电话给你。”

“需要我们派两个便衣吗？”

“你看着办吧，局长。不过，他是联邦调查局通缉的人。我将穿便衣。”

“你要当心。”

“没事！这不关我的事，这是联邦调查局的事。我要做的就是：他一跟我联系，我就马上通知他们，然后帮着指认他。他们怎么抓他，那是他们的事，我不会卷进去的。”

局长同意了，约翰尼就挂上电话。他脱掉制服，小心翼翼地把它挂在公寓的衣柜里。他穿上运动衬衫、休闲裤和一件时髦外套，把黑色皮鞋换成棕色皮鞋。他看着玛丽，想要冲她微笑，但却笑不出来。

她非常理解，她一向都非常理解约翰尼的感觉。她说：“这就是我要跟你一起去的原因。”

“不行，你不能去。”

她走近他，握住他的双手。“我之所以要跟你一起去，”她说，“是因为当一切都结束后，你的情绪会非常低落。”

他非常感谢，同意了。这件事看来并不危险，这主要是联邦调查局的事。她说：“约翰尼，别难过。你必须做的事情并不容易，但这是你的工作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但我仍然希望那家伙去别的地方。凡是有德克斯战友的地方，联邦调查局都做了同样的准备。让我难受的是……唉，我很喜欢那个家伙。”

“他是个杀人犯，对吗？”

“对。不过，我记得他可不是——”

约翰尼记忆中的德克斯可不是杀人犯。他记得新兵训练营，记得在巴拿马的艰苦训练。然后是在岛上，既有快乐也有痛苦。在他的记忆中，德克斯是海军陆战队中最强悍的。而让约翰尼感到很荣幸的是，他是德克斯最亲密的朋友。

在海军陆战队时，德克斯就是个杀手。但是，当时人们是用不同的标准进行判断的。如果你自己想活下去，那么你就必须杀人。当时是二战时期，不过，由于约翰尼和德克斯总是在巡逻，所以他们和大部队有些隔离，巡逻队的几个人总是独立行动。

德克斯很快就熟悉了战时环境。他说他总是非常严厉，他并不害怕战争。当然，他并不喜欢丛林，但他能很快就习惯。不久他就开始教约翰尼他们如何生存了。他得到大家的一致爱戴。他总是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。

他和约翰尼一直非常亲密，俩人一有时间就在一起聊天。约翰尼比较宽容，而德克斯则言谈之中有些刻薄，有时约翰尼会为此感到不安。不过，他努力使自己相信，德克斯只是在开玩笑。不过，说实话，他应该早就知道……

在驶往机场的路上，约翰尼简单地向他的妻子讲了以前的情况。他说他们用担架把德克斯抬着离开那个小岛，那是他最后一次看见德克斯。直到今天，他才又一次听到德克斯的声音。但是，关于德克斯的消息，他可听到不少。

约翰尼不知道德克斯是不是天性很坏……战争时期，你弄不清

楚的。但是，二战胜利后，德克斯的确变得非常坏。在俄克拉荷马，他多次抢劫银行，杀人放火，最后联邦调查局接手处理这些案件。他们与所有德克斯的老战友联系，其中包括约翰尼。联邦调查局断定，德克斯总有一天会跟他的老战友联系的。事实证明，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，现在德克斯就这么做了。

“我只担心一件事，约翰尼，”她说，“你确信他不知道你是警察吗？”

“确信。如果他知道我是警察，他根本就不会给我打电话的。”

她觉得眼前的情况让人难以置信。约翰尼和德克斯是好朋友，这似乎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：约翰尼彬彬有礼，德克斯则目无法纪；约翰尼痛恨犯罪和罪犯，为自己是一名警察而感到骄傲，德克斯则四处抢劫，滥杀无辜。

其实，约翰尼要做的事情很简单：跟德克斯会面聊天，等候联邦调查局的人到来，然后把他指出来。约翰尼很不喜欢做这样的事，但他别无选择。当你成为一名警察后，你是不能让一个杀人犯逃走的，即使他是你的朋友。的确，你不愿意这么做，你甚至想帮助他，你希望由别人来做这样的事。但是，当这事偏偏落到你身上时，你只能服从命令，照章办事。

他们到达机场时，天已经黑了。约翰尼最后一次提醒玛丽，他说：“宝贝，从容一点。德克斯是很狡猾的，别让他察觉出你在期盼什么事发生。”

“会有麻烦吗，约翰尼？”

“不会的。德克斯不认识联邦调查局的那些人。他们会在他毫无察觉的情况下，从两边扑过来抓住他。”他一只手离开方向盘，握住她的双手，安慰她说，“我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。”

她说她知道，但是，她仍然感到担心。她相信他的话，知道不存在人身安全的问题，但是，她知道他心里很难受，他曾经想方设法不卷进这件事中。

飞机场灯火通明，他们找到了一个停车的地方，停好车，然后向

候机大楼走去。他们走过联合航空公司、西方航空公司和泛美航空公司，然后走进美国航空公司的候机大楼。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候机厅，柜台上服务人员在忙碌着，里面有一个报摊，广播在宣布到达和离去的航班班次，让乘客尽快办理机票登记手续。

他们走进候机厅，一个男人从皮椅上站起来，向他们跑过来。他大约 30 岁，身材和体魄与约翰尼差不多，一头黑发，一双乌黑的眼睛，看上去非常干练。

他一把抓住约翰尼，使劲握着他的双手，亲昵地叫着他的绰号。然后他转过脸，盯着玛丽，约翰尼说：“德克斯，这是我太太。”

德克斯伸出一只坚硬有力的大手。他说他非常高兴跟她会面，并问她怎么会找约翰尼这样一个废物当老公。他说话带有得克萨斯口音，一副毫无戒备的样子，显然，能见到他以前的好朋友，他非常高兴，看到他这样子，玛丽都为他感到难过。

德克斯开始告诉她有关约翰尼的事情。他非常喜欢开玩笑，玛丽一听他说的那些话，就知道他是在寻开心。同时，玛丽注意到约翰尼偷眼看候机厅的大门，看看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来了没有。

“吃点东西怎么样？”约翰尼问，“你饿了吗？”

“你见过我什么时候不饿的？”

“这里有个餐厅挺不错的。”

“嘿，”德克斯说，“我讨厌餐厅，尤其讨厌机场的餐厅。让你太太为我们做点家常菜吧，我的飞机凌晨两点才起飞呢。”

德克斯话是这么说，但约翰尼知道这不是真正的原因。

很长时间以来，德克斯四处潜逃，他是个受到通缉的人。他永远不知道联邦调查局的人什么时候会盯上他，所以他不愿意在公共场合连续呆上几个小时。当然，约翰尼却宁愿呆在这里，所以他想方设法留在原地。“嘿，德克斯，玛丽可没想到今晚还要做饭。”

德克斯冲她咧嘴一笑。“连为你丈夫的老朋友做顿饭都不行吗？”玛丽说，当然，她很乐于为他做一顿饭。听到这话，德克斯像个孩子一样兴高采烈。他说这真是太妙了，他可以到约翰尼家好好放

松一下,吃约翰尼妻子做的饭,然后好好聊上几小时。

玛丽看出,她丈夫对事态的发展很不高兴。她知道他心里一定对局长非常不满,因为他没有及时通知联邦调查局,他也不满联邦调查局的人没有及时赶到机场。她担心约翰尼的神情可能会引起德克斯的怀疑,把事情搞砸,于是就决定自己出面处理。她说,他们可以一起开车回去,路过超市时她进去买点啤酒之类的东西。约翰尼明白了她的意思,同意了。

在回家的路上,她非常惊讶他们俩人之间的话题。他们对当兵时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记忆犹新,他们为那些事情哈哈大笑,可是玛丽一点儿也不觉得那些事可笑,她很快意识到,他们大笑的是一些没有说出口的、只有他们俩才知道的事。

他们驶近一家仍然开着门的超市,她告诉约翰尼停车。她说:“你和德克斯留在车里,我去几分钟就回来。”

她确信他们没有跟随她进超市后,就来到超市后面的电话亭。她拨通警察局的电话,找到局长,说了自己的身份,然后问到底出了什么事。

局长说:“这正是我想问你的,诺顿太太。我刚接到联邦调查局的人从机场打来的电话,他们想知道你们现在在哪里。”

她告诉他现在的位置,然后解释说他们必须按德克斯的要求行事,以免引起他的怀疑。另外,约翰尼身上没有带武器,而德克斯则毫无疑问带有武器。她说他们正在回家的路上,她将要做晚饭,然后他们将和德克斯在一起,直到德克斯赶回机场。

“我马上与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联系,”局长说,“在你们到家后,他们可能会包围你们的那栋公寓。”

“你知道是哪栋公寓吗?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一层,朝北的那面。我们是后面那一套。前面有一套,南面有两套。二层格局一样。”她压低声音,“会有麻烦吗?”

“不会的。我们会派我们的便衣去帮助联邦调查局。他们会四面

包围那栋楼。你别担心，他们不会冲进公寓的。他们不会冒那种险的，他们不会在一间有一个妇女和一位警察的公寓里乱开枪。”

“他们怎么抓他呢？”

“在他出来的时候。瞧，诺顿太太，在楼的后面会有一个我们的人。你可以找个借口走到外面来，像出去倒垃圾之类的借口。你可以告诉我们的人里面的情况。”

她说：“我尽量想办法。”

“好，但一定要当心，德克斯这个人很狡猾。”

她挂断电话，买了几瓶啤酒，一条面包和一些她并不需要的东西，使得购物袋显得多一些，这样她长时间在超市就不会引起怀疑。她回到汽车里，坐进后排，她看到她丈夫探询地瞥了她一眼，她几乎是难以觉察地冲他点点头。他们从停车场出来，向家里驶去。

她差点儿告诉局长她非常害怕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她意识到她与其说是害怕，不如说是担心。她担心是因为她知道有事情要发生，但她不知道什么时候、什么地点或如何发生。她不停地提醒自己，坐在她身边的这个大个子是个杀人犯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只要一被抓住，那他的生命就完结了。她害怕未知，害怕她丈夫举止不当而暴露。但是，她最担心的不是这些，而是那些监视他们公寓的便衣侦探。

约翰尼·诺顿工作时是穿制服的，他来到分局工作的时间并不长。他认识很多穿制服的警察，但是，他经常告诉她，他很少与便衣警察接触。穿制服的警察和便衣警察之间的接触本来就很少，因为工作关系而与便衣警察接触的机会就更少，即使有接触，也主要是与值白班的便衣警察打交道，在那种场合，约翰尼总是身穿制服。

还有一个问题，约翰尼通常上的是白班。约翰尼认识的那几个便衣警察也都是值白班的（他们也全都认识约翰尼）。那些便衣警察在下午5点钟就下班了，接下来值夜班的便衣警察不认识约翰尼，约翰尼也不认识他们。

不过，值夜班的便衣警察虽不认识约翰尼，但联邦调查局的人应该认识约翰尼，因为是他们跟约翰尼联系的。但是，那两个联邦调查